

那

夜

〔日〕中村文则 著

万鲁建 译

本书作者擅长气氛营造与心理刻画，
将警察与凶手的斗智，在这小小的空间中发挥到了极致

あ
な
た
が
消
え
た
夜
に

你 消 失 的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あなたが消えた夜に

〔目〕中村文則
著 万鲁建译

你消失的 那一夜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消失的那一夜 / (日) 中村文则著; 万鲁建译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9.1
ISBN 978-7-5008-7133-0

I. ①你… II. ①中… ②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9) 第035587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-2017-5345

ANATA GA KIETA YORU NI by FUMINORI NAKAMURA

Copyright © 2015 FUMINORI NAKAMURA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Mainichi Shimbun Publishing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9 by China Worker
Publishing House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ainichi Shimbun
Publishing Inc. 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, Taipei.

你消失的那一夜

出版人 王娇萍

责任编辑 葛忠雨 周小彦

责任校对 董春娜

责任印制 黄丽
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 100120

网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电话 (010) 62005006 (总编室)

(010) 62005039 (出版物流部)

(010) 62379038 (社科文艺分社)

发行热线 (010) 62005049 (010) 62005042 (传真)

经销 各地书店

印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张 9.25

字数 247千字

版次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价 45.00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上 部 / 1

大衣男 / 2

奇怪的尸体 / 7

模仿犯罪 / 17

红 点 / 32

精神科医生 / 42

身边的人们 / 53

迷 路 / 72

没有名侦探 / 83

那时的少年 / 93

真 相 / 105

图 形 / 109

重复的图形 / 122

下 部 / 133

一个女子 / 135

情 结 / 145

推 理 / 156

雾 / 168

过 去 / 178

“事件”的结束 / 186

右转角 / 192

物质享受 / 203

共同依赖 / 214

恶 魔 / 217

“写”之罪 / 231

你不在的夜晚 / 240

开 启 / 244

启 示 / 248

凌驾于“人” / 267

尾 声 / 283

上
部

大衣男

“多么让人吃惊啊！”

“什么啊？”

那是小时候，我看着家里着火了。

当时，大风袭来，火花四溅，房柱倒塌，巨大的火焰扶摇而上。赤红的火焰，映照在围观的人们脸上。

“可是，为什么吃惊呢？”和我一起来到现场的少年，再次向我询问。

好像是为了躲开乱哄哄的人群，我们坐进了车后座。这是一个总是头发散乱的少年。他叫什么名字呢？啊，我似乎想起来了……不过最后我还是忘了。我终于开始说话：“因为，那是我的家吗？”

从消防车喷水的端口冒出黑烟。燃烧的墙壁碎片飞到我们眼前，人们开始后退。看到他人不幸的围观心理，使得人群更加骚动，犹如充满恶意的祭祀。喧哗声犹如充满韵律，开始在我脑中回响。

“是啊，是你的家。”

“为什么，你在这里呢……”我看到他手里拿着打火机，“难道……这是你干的？”

“你说什么呢？”

他呆呆地看着我。我的心跳加快，他高昂的声音在我脑中回荡。房子依然在燃烧着……

“这不正是你希望看到的吗？”

我的耳边又响起高昂而生硬的声音。费了一点时间，才发现手机有一个未接来电。

我想那场火灾就是一个噩梦吧，汗水濡湿了我的脖子。

我从床上坐起来，看了看表，现在是凌晨四点。久违地从警署回到房

间，终于睡着了。醒来后一看手机，发现有嫌疑人搜查股股长打来的未接来电。我非常紧张，倒吸一口气，回拨了他的电话。

股长说：“你睡了？”

我说：“没有。”

我从床上起来，穿上衬衫。

股长说：“发现了尸体……这是第二具。”

股长的声音非常轻微，继续说道：“手段相同，现场也离得很近……可能是同一罪案，也有可能是……”他停下来小声喘了一口气，继续说道，“是那个大衣男。”

这就是这个小镇突然发生的连环路魔事件。“大衣男”是我们对这个作案人的称呼。

那是一个穿着灰色大衣、戴着灰色针织帽子的年轻男子。也有目击者说他眼睛非常小，脸上还有伤。目击者的一个共同证言就是他的表情。很多目击者都说到这一点，那就是“那个男的毫无表情，令人害怕”。

我说：“今天已经回不去了吧。”

股长说：“是啊……已经死了两个人了。”

我一边打着手机一边穿着衬衫。

股长说：“你，稍后再去警署，先来案发现场吧。”

我说：“欸？可是，我……”

股长说：“一课的同事不会介意。确实是我们所管辖的事情。”

警视厅派出搜查一课到市高署，设立了特别搜查本部。

这个地区属于我市高署管辖。管辖各地区的警察署以辖区名称呼。但是如果发生杀人这样的大案件，警视厅就会派搜查一课介入，和现场地域所辖警署共同搜查。实际上，辖区的警察，要按照搜查一课所说的采取行动。此外，尽管属于我们的辖区，但是如果出现第二个死者，也会从邻近的辖区召集搜查员。

像电视剧一样，不能只依靠所辖的警察来办理大案件。有更多警力介入后，负责案件的警员规模就变得更加庞大。所以，警察的工作也是相当无聊的。

“我明白了，我去案发现场。”

我从股长那里了解到案发现场的情况后，便出了房间开车前往。我发动引擎，突然间闻到了一股烟味儿。怎么又出现了？自从做了那个火灾的梦以后，我身边总有那个烟味儿。为什么这个时候我还能做那个梦呢？房屋被烧的梦，烧毁我过去的梦。带着那个烟味儿，我踩上油门前进。

这是一个在小镇发生的案件，案发现场就在附近。

我看到案发现场人山人海，便提前下了车。鉴定科的人已经到达，法医的镁光灯不断闪烁。面对闪个不停镁光灯，我有点头晕目眩。在苍白的晨雾之中，几名警察用怀疑似的眼光看着我。他们胸口都别着红色徽章，是搜查一课的。

我边走边戴手套，在道路旁边靠近护栏的地方发现有死尸。那是一个短头发、穿着跑步衬衫的男子。他是因为什么被杀的呢？我一直都在思考。尸体为什么会被摆放在这里呢？

照相机的闪光灯不断闪烁。人的身体一旦变为尸体，很容易变得异常。

“你是本辖区的吧？为什么在这儿？需要的时候会叫你，先在警署等着吧。”

听到“本辖区”这个词，表示我成了搜查班的一员。

以案发现场为中心划分区域，需要不断走访收集目击线索等信息。

在搜查一课里，多是年轻人以及像我这样被派到这里的辖区警察。如果设置特别搜查本部，甚至交通课和生活安全课都要被派出进行现场搜查。

在摄影师的相机镁光灯下，眼里还留着残像。残像从红色变成了绿色，最终流向了视野的一隅。

“好的。在新的分区完成前，我想去现场看看。”

对方看着我。远处还有摄影师的镁光灯。

“回警署吧。”

“啊？让我看看吧，可以吗？”

这时吉原回到了人群，他是搜查一课的警察，没有特有的威压感，令人感到亲切。他的级别是巡查部长，但是他这个人没有让人觉得如他的级别般高高在上。由于我是老同志，一直称呼他为班长。

吉原笑着说道：“伤口砍得很大，在对手胆怯的时候被刺到了胸口，和上一个受害者相同。”

尸体以爬梯子的姿势趴在那里。到的地方是人行道，大量的鲜血流到了道路中央。

“那就是说他是在那里遇害的。”

我刚一说，让我回警署的警察使用手制止了我。

吉原说：“是的，是在那里遇害的，他可能是用尽力气爬到这里的。明白了吧，在警署等报告吧！”

“但是，奇怪的是，他的手指为什么那么干净呢？”我如此说道。

那个警察斜视着我，我继续说道：“身上一点砂或砂石都没有，而且手上和膝盖处也没有擦伤的痕迹……人爬行时，如果不使用手和胳膊的侧面、膝盖等是无法前进的。不是吗？”

“这是验尸官的工作。总之先写报告。”

“那就是说，是作案人搬运的尸体？”

吉原又进去了。与其说是善意，不如说是害怕，吉原或许讨厌这个警察吧。

“可是，作案人为什么要搬运尸体呢？”

“可能是为了隐藏尸体。”吉原如此说道。

我再次开口说道：“这我能理解，可是……”

“嗯，路魔几乎都不隐藏尸体。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“可能怕尸体妨碍行车吧。”我如此回答道。

一直不说话的警察突然笑了起来。

“你真傻。那个行凶者是一个在路上突然对没有犯罪的市民猛刺的家伙！那个家伙是不会考虑通行的车的。那样的家伙都是怪物、是变态，根本不是人。”

我想说行凶者也是人，但还是忍住了。

如果不能站在作案人的立场，观察变成作案人的事情，那就无法发现真相。大家都是人，问题是，同样是人，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呢？

“总之……真是奇怪。”我继续说道，“这是脸的角度。简直像是强迫被害人活动……杀人之后，行凶者想确认一下匍匐而死的人的脸。”

“确认一下脸？哈，杀人之后吗？”吉原如此说道。

为什么呢？此时，我的心跳稍微有点加快，这个现场有点奇怪。

我蹲下来检查尸体。死者脚上的鞋子已被脱下，在一只裸露的袜子底下，沾有蓝色纤维。

我问道：“这是毛毯的毛吧？”

无数蓝线缠着身体，互相牵引，看起来很痛苦，或者说很戏剧化。

“你……检查完了吗？”刚才的警察搭着我的肩膀问道。

我站起来，表示歉意。虽然并不需要道歉。晨雾越来越浓，眼前的一课警察，变得更加模糊不清。

镁光灯还在持续，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，简直像自己被曝光在镁光灯下。唉，看啊，那时候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，现在都工作了。从作案人的立场来看，那是你擅长的领域。你就是“那时候的孩子”。

我有点头痛，晨雾还在飘荡着。我周边仍旧烟雾缭绕。烧毁后，我周边还有没散去的烟雾。

奇怪的尸体

警署不断接到有关该事件的报告，每天都召开会议，比平常要早两个小时。

“大衣男”连续过路杀人事件。这是大众传播的名字。正式名称是市高町连续过路杀人事件。在这个小镇，死了两个人了。

第一个受害者叫竹林结城（40岁），无业，男性。

案件发生在12月21日，发现尸体的现场在停车场附近的小路上。现场发现了落下的装有啤酒的便利袋，还有商店摄像头拍摄的受害者影像，从这两个方面能够判定，受害者是在从便利店回去的路上被杀的。

受害者的服装上下都是黑色训练服。推测死亡时间是凌晨2点30分至3点。当天有雨。

在受害者出现之前，最初也有目击可疑者的情报等报告，但是都没有通报。案件就突然发生了。

案件发生后，有行人在现场附近看到一个男的，在雨中模糊地看到这个男子手里拿着菜刀，没拿伞眺望着前行，被看到也没有躲避。行人不经意间看了一眼这个男子，心想这个男子为何行为如此古怪呢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（手持利刃而行的人为什么毫不在意路人的注视呢？我完全不明白）。这个男子戴着口罩，穿着灰色大衣。

一周后，再次发生案件，这次的受害者是名主妇，名叫横川佐和子（36岁），她是突然被人砍了几刀的。

在她大声呼叫下，行凶者才中止犯罪。但是，彼时的行凶者好像并不明白那个女的为什么会呼叫，拿着利刃不可思议地看着她。而且行凶者并没有慌张，而是慢慢离开现场。他是一个细瘦的男子，身高170厘米~180厘米，戴着口罩，穿着灰色外套。

“大衣男”的称呼，就是以这一连串的目击情报为基础而形成的。

由于行凶者大力挥舞着利刃，刀尖掠过袖子，将女子的手腕割伤，所以这被认定是连续道匪事件。搜查本部设置后，马上又发生了此次案件。

被害者是真田浩二（41岁），未婚，是一个拥有三家体育俱乐部的株式会社总安托莱斯的社长。他是在深夜跑步时被害的。

警署开会时有近百名搜查员。从昨天开始就明显增加了警力，也有从附近辖区派来的警员，大家都很紧张。

在会议室正面，有难得一见的警视厅“搜查一课课长”。他是这个事件的负责人。按照职级，会议室两侧是理事官，再往外是管理官。

不知道为什么看不清楚他们的脸，甚至身体的轮廓都是模糊的。

“中岛，去现场了吗？”小桥小声向我问道。

她是搜查一课的警察，因这个事件和我一起行动。

从各班、中央过来的搜查一课的警察，和当地辖区的警察配合行动。这是搜查专业的搜查一课的警察和熟悉当地的警察合作的原因。

她很年轻，才20多岁。因此，虽然在搜查一课，但和我一样进入了查访班。

她说：“走吧，真讨厌！”接着问道，“怎么样啊？”

我说：“什么？”

她说：“死尸……死尸。”

她有一头乌黑的长发，大眼睛，是一个美人，但有不自觉张嘴的毛病。

她说：“我还没见过现场的尸体，我要能去就好了！”

我说：“你想看尸体？”

我有些疑惑。

“想看尸体哦！我想看不会动的人。这是人生的结束。”她看着远方说道。

说起来，我也偶尔会有这样的狂妄。

我说：“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初次见到死尸的警察一般都会吐。”

她又问：“真的？”

我说：“啊，不是……你好好学习吧！”

她与我相对而坐。负责会议的搜查一课的警部，刚才向这边看过来，提醒我们注意！

“还是说的那个啊。你们完全是在浪费时间！”那个警部向负责证据搜集报告的警察训斥道。

会议上一直都是如此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警部会如此训斥部下，但是他对管理官以上的上司们却颇为谄媚。

从验尸官的报告来看，死者是因胸部被刺穿失血而死。此次也证明行凶者使用的是同一种刀刃长为15毫米~20毫米的利刃。推测死亡时间为凌晨3点至3点半。被害者的口腔中有被火烧的痕迹。可以断定，是行凶者烧了被害者的口腔。

验尸官说：“能够推测是被害者死后留下的这个火伤。被害者失血后，还活了几分钟……凶手在这期间一直都在现场。”

听了这个报告，会场开始变得嘈杂起来。

“有油类的东西吗？”警部问道。

验尸官继续说道：“检测不出来。即凶手没用油一类的东西，而是直接用打火机等在尸体嘴里点的火。”

会场继续争吵着，案情还是一片茫然。

是火吗？我有点儿心跳加速。

那时的少年就是“大衣男”吗？这样的事情，应该不会发生。不应该有这样不合逻辑的事情，因为那个少年已经死了。可是，实际上他曾活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，犹如电影那样真实。这是因为他的尸体是我发现的，以后他只能出现在我的梦里。

我感到头痛，还稍微有点儿恶心。

我不知道会议什么时候结束的，警察们又都各自回到了工作岗位。

我一直认为会议可以更简短些，小桥也催促我从椅子上起来。

“如果是夏洛克·福尔摩斯或伽利略，一个人就能解决。我们要成为那样的大人物。”

我说完这话，小桥微笑着说道：“他们有助手啊。华生医生或艾琳·艾德勒。”

“是啊，但是我们不需要那样的大人物。”

“确实！”

走出会议室，我行走在寒冷的长廊下。

我说：“德鲁日也行，如果他是搜查一课的课长，事情也能很快解决。”

她说：“但是，他会乔装打扮，如果在现实中，他就会暴露。”

我问她：“你很喜欢读侦探小说？”

她答道：“一般。中岛说的全都是有名的……最好的侦探是谁？”

我马上回答道：“布鲁克林。”

她说：“保罗？”

我说：“布鲁克林，不是侦探啊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罪与罚》里出现过，他追问作案人的方法很厉害。”

从总务课的屋里传来电视的声响，正在播报“大衣男”连续过路杀人事件。电视台在反复播放。我停下脚步看报道。在摄影棚里，甚至准备了一个和“大衣男”等身大的面板，消瘦的记者非常认真地在市高町寻觅着。

从警署出来坐车，我和小桥又回到了查访处。搜查员增加了，但是搜查区域并没有变化。

“不会吧？”

车走了一会儿后，她望着前面不经意地说道：“第二个死者出现时，一课课长和理事官看起来好像很高兴。”

我说：“高兴？”

她说：“是的……因为事件有名。”

我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就是说这也是资历。成为指挥那个‘大衣男’连续道匪事件并负责解决的一课课长。”

她说：“是的。这个地方，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事件。”

我们很快就进入搜查区域，从这里徒步而行。

我说：“也有传言说如果能解决这个事件，一课课长会升为刑事部参事官。”

她说：“如果那样的话，理事官就成为一课课长？”

我答道：“是啊。”

她皱起脸来，看似整张脸上都是皱纹。尽管如此，眉毛还是那么弯曲，她可能有所不满吧。

“可是，如果出现第三个死者就不那么说了。……如果说有两个死者就是大案件，从第三个人开始他就会崩溃了。是这样吧？”

“是的。其实从第二个人开始他就崩溃了。”

“即便是第一个人，也会如此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警察的工作就是逮捕作案的人，但是人们真正希望的是防患于未然……但是真的很难。”

我开车进入寂静的停车场。价目表的牌子已经变成了红黑色。

“这里是我管辖的。在我居住的町出人头地是困难的。人已经死了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啊？不用道歉。”

我们下车后，发现有风，冷空气吹拂而来。我们确认了地图所指的粗红色线条，从眼前的公寓开始查访。旁边的公园空无一人，由于道匪出现，人们都不敢出来了。

从对“大衣男”的目击情报、实际的犯罪现场来判断，这个区域距离

犯罪现场比较远。可以说远离案件中心地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

在公寓的入口，我按了房间的门铃，按照房间号码的顺序按。如果有嫌疑人的话，就慢慢靠近。门铃声可能会使人有所防备，因此要尽可能空出房间的间隔。有人出来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。同时从身后传来别人生活的响声，还有电视机的噪声，媒体还在继续报道这个事件。

“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我是市高警察署的警察。”

一个悦耳的声音传来，和一般的声音完全不同。

“啊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对于这边发生的过路杀人事件，我们进行查访，不知道您是否知道什么……”

“啊……但是，我不方便……”

“好的，我会将传单投到邮箱，请以后看一下！”

我把写有案件概要、本部电话号码的简单搜查单放入信箱。还有很多传单，我们接着询问下一家。

原本深夜发生的事件，白天去查访，得到信息的可能性很小。如果不寻访深夜活动的人，那就没有意义。但这样的人此时还在睡觉，即使按门铃也不会出来。进一步说，那样的人也不会住在这种家庭类型的公寓。人也有各种类型。

在其他类型的人当中，有可能混入了作案人。

基本工作结束后，小桥喘口气，说道：“好累啊！”

可能确实累吧。脸上皮肤出油，她还在继续工作。

“这里远离案发现场，绝对得不到情报，但是还得干，我觉得只是为了走形式。”

她将长发微微扬起，呆呆地张开嘴，说道：“可是，我觉得这个区域也很重要。”

那我可要注意点了。

“是啊，在本地区划分作业中，咱们很明显不是主力，但是这个地区实